

# LIFESTYLE JOURNAL

信報  
優雅生活  
.....

Lifestyle of Value Enlightenment  
> 10 MARCH 17 > ISSUE 188  
BI-WEEKLY 隔周五出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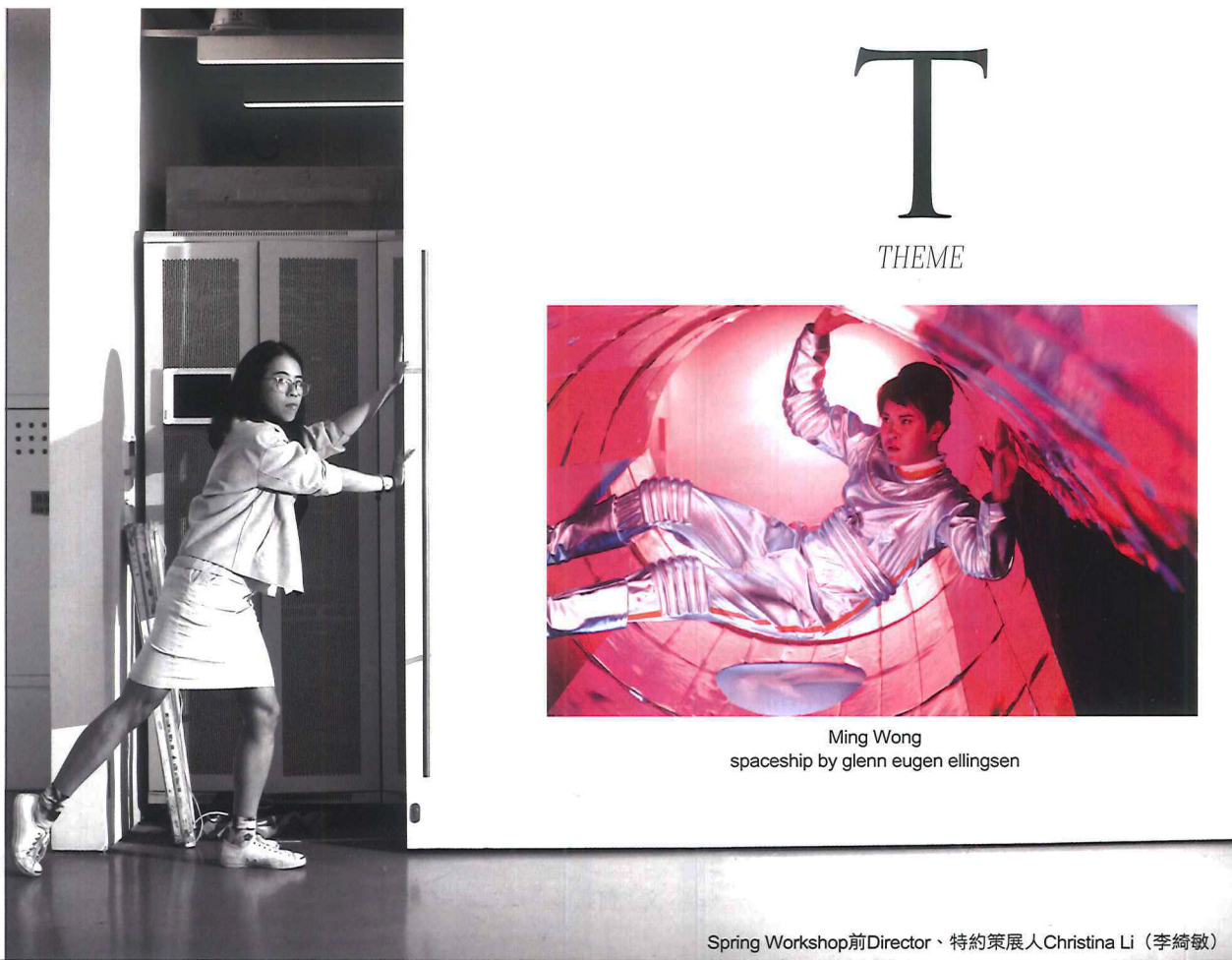
> COVER STORY

## THE QUEEN OF DIAMONDS

> THEME

ART AND THE CITY

《LifeStyle Journal 優雅生活》 非賣品 隨3月10日《信報》附送



Ming Wong  
spaceship by glenn eugen ellingsen

Spring Workshop前Director、特約策展人Christina Li (李綺敏)

有人辭官歸故里，有人漏夜趕科場。

正當香港的藝術市場更加興旺，Art Show越辦越大，M+快將建成，

身處黃竹坑的Spring Workshop卻踏入最後一年，年底就會功成而退。

這故事的源起說來超現實，一名外國音樂家來到香港，迷上本地藝術圈，

發現此小島乏缺的是藝術空間及駐場計劃，於是斥資成立Spring，定下五年計劃。

香港有條件成為Art City嗎？五年過去，他們收穫如何？

文：何兆彬 圖：Ben Tam

LJ：《優雅生活》CL：Christina Li (李綺敏)

一早定好做五年

LJ：驚聞2017年是Spring Workshop最後一年了，這計劃本來就定好做五年嗎？

CL：Mimi（創辦人Mimi Brown）開始做這空間時，就計劃好做五年。有些事情有限期，大家會出盡全力。作為藝術空間，我常覺得有些空間因歷史責任，一直做會有身份危機。我覺得任何事都應該Organic，而不是永遠下去。因為有時限，我們希望每個Project都有意義。例如我們跟Michael Leung做HK Farm的計劃，會考慮怎樣使用這空間及時間。那一年，我們到了新界，取了些泥土過來種植，用這個來講土地問題及種植。通過計劃，我們請了參與者來這邊五日，又印了一百Set Knowledge Kit，寄給不同的機構。有人問我們為何要做Urban Farming，文化是廣闊的，我們想通過文化及藝術來表達。又因為我們有五年，有這個自由去做。

LJ：能否談談Spring成立的初衷？五年快過去，有做到嗎？

CL：Mimi是音樂家，最初她來到香港，想看看音樂圈，但吸引到她的是藝術圈，覺得好有活力。她開始想，我除了資助像AAA、Para Site，還可以怎樣支持本地藝術？她去了問Para Site，怎樣可以幫到手？答案是「空間及駐場計劃」，當年Para Site還在上環（普仁街），地方好小。Mimi想不如我自己做一個有多功能空間、做駐場（Residency）計劃等等的吧。所以開始時，這邊是給予大家空間及駐場。當年大家對駐場還是

很陌生，但過了幾年，可以見到它滲透在其他計劃中，而且開始做Process-based（過程為主）的藝術，而不只是Output-based（成品為主）。我們著重給大家看過程，而不只是要展示品，這跟駐場的想法好緊扣。開始見到其他空間有相類似的想法，已經是做到我們最初的想法了。

做Spring這幾年，令我想到人的互動好緊要，講Space，最重要是講Encounter（遇見）。觀眾怎Encounter一個作品？一個觀眾怎樣Encounter另一個觀眾？我來之前，沒有這個想法。

《這是一種呈示，不是一個展覽》  
今個三月，重點不是展覽，而是表演，注意名額有限。  
留位請以節目名稱作標題，電郵至 [rsvp@springworkshop.org](mailto:rsvp@springworkshop.org)

《這是一種呈示，不是一個展覽》開幕表演  
2017年3月11日(六)  
下午2時至4時正  
南港島藝術日 x 巴塞爾藝術展開幕  
2017年3月23日(四)  
上午10時正至下午3時正  
Music and the Museum  
一場作曲家及藝術家Ari Benjamin Meyers、  
藝術家楊嘉輝與Spring工作室總策展人李綺敏之間的研討會。  
上午10時正至11時正

Ari Benjamin Meyers  
(photo by Ricarda Spiegel)



私人出資

LJ：Spring是私人出資的，這有何優點？

CL：私人出資好有趣，尤其在香港的文化生態下，它不像例如ADC的計劃——你一定要找到300個觀眾，有滿足一定的框架。我們可以好自由的去做自己想做的。Spring每一次做的，都是跟香港有關，有時是帶一些人來香港，有時是跟本地社區有關。例如有一次Ming Wong（新加坡藝術家）來港，他對粵劇好有興趣，但同時她發現亞洲電影好少做科幻電影，於是想到把這兩者碰撞，花了三個月去電影資料館瘋狂看電影，找了好多電影學者，又去看粵劇，成果是一個講座表演，展示他的分享。做完了，Para Site也對她產生興趣，結果邀請她在此也做了一次Film Installation（電影裝置）。事件還有第三部，M+再問她是否想做粵劇，不如找人寫歌詞。本來好像很簡單的一個想法，結果孕育了好多想法。

LJ：你會怎比較香港跟其他藝術城市？香港的藝術圈欠了/需要什麼？

CL：8-9年前，我離開香港到了荷蘭。如果問香港現需要甚麼？我覺得Funding System（資助系統）要重新思考，作為Funder（資助人），怎樣支持香港的藝術生態？我搬到荷蘭，是因為當地很重視人為主，藝術為主。他們有一個基金，是專為新晉或已出道藝術家的，審批好就給你兩年生活費。因為荷蘭覺得，這個人有這才能，需要支持，這就是為何荷蘭能吸引這麼多藝術家的原因。你甚至可以形容他們重視人是創作資本（Creative Capital）。現在再用舊模式——用展覽來做資助藝術家，是不合理的。

LJ：離開香港再回來，你怎比較香港這些年來變化？

CL：我在Para Site做展覽，是工作來資助自己放假去看展覽，一放假就去歐洲，看一個又一個展覽。記得當年在香港看Museum級數的品，就只有去拍賣會。現在多了很多世界級的藝廊，要看不用都去歐洲了，情況很不一樣。M+這幾年建好Pavilion，一直在做展覽，雖然一年只有一次，但每次都做得好好。

香港不是不夠Museum

LJ：你會怎期待香港往後，藝術的變化？

CL：我期待教育方面會再好一點，例如Art School。當年香港還沒有浸大Visual Art學科。另外，是否有另一些想法去教育藝術？可不可以再多一點不同風格的教學？怎樣去培育藝術呢，而好過做Promote（宣傳），不是做了產品出來才Promote，這些討論是不夠的。像荷蘭的文化政策就很有趣，有些兩年駐場計劃，是公開給大家申請的，你會擁有一個Studio，他會邀請著名的策展人、藝術家來跟你對話。可能是Hans Ulrich Obrist（著名策展人）來跟你對話，問你尖銳的問題，這是很有趣的想法。

LJ：現在人人都說香港是Art Hub，那香港怎能成為一個真正的Art City？

CL：我覺得香港是Hub，Hub跟City不一樣，做交易的只是Hub。Art City是一個藝術跟生活緊扣的，不是Event Driven的，我會覺得去Museum是日常生活之事，在不同層面都會見到藝術，像紐約、倫敦是大家會買機票去看藝術的。有好多文化活動，你要到當地才看到。他們假日會說：不如今天去看看展覽。香港是因為不夠Museum？不，到底我們的退休人士會去看畫展，還是留在家裡看電視？這很重要。